

<<推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推拿>>

13位ISBN编号：9789574446049

10位ISBN编号：9574446042

出版时间：2009年07月

出版时间：九歌

作者：畢飛宇

页数：32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推拿&gt;&gt;

## 前言

引言 定義散客也要做，和常客以及擁有貴賓卡的貴賓比較起來，散客大體上要占到三分之一，生意好的時候甚至能占到一半。

一般說來，推拿師們對待散客要更熱心一些，這熱心主要落實在言語上。

其實這就是所謂的生意經了，和散客交流好了，散客就有可能成為常客；常客再買上一張年卡，自然就成了貴賓。

貴賓是最最要緊的，不要多，手上只要有七八個，每個月的收入就有了一個基本的保證。

推拿師們的重點當然是貴賓，重中之重卻還是散客。

這有點矛盾了，卻更是實情。

說到底貴賓都是從散客發展起來的。

和散客打交道推拿師們很有一套完整的經驗，比方說，稱呼，什麼樣的人該稱「領導」，什麼樣的人該稱「老闆」，什麼樣的人又必須叫做「老師」，這裡頭就非常講究。

推拿師們的依據是嗓音。

當然，還有措詞和行腔。

只要客人一開口，他們就知道了，是「領導」來了，或者說，是「老闆」來了，再不然就一定是「老師」來了。

錯不了。

聊天的內容相對要複雜一些，主要還是要圍繞在「領導」、「老闆」或「老師」的身體上頭。

一般是誇。

誇別人的身體是做推拿的本分，他們自然要遵守這樣的原則。

但是，指出別人身體上的小毛與小病，這也是本分，同樣是原則，要不然生意還怎麼做呢？

你的身體「有問題」！

這幾乎是可以肯定的。

剩下來就是推薦一些保健知識了。

比方說，關於肩周。

肩周是人體的肌肉纖維特別錯綜的部位，是身體的「大件」，二頭肌、三頭肌和斜方肌的肌鍵頭都集中在這裡。

肩部的動作一旦固定的時間太長，肌鍵頭的纖維就會出現撐拉，撐拉久了，肌肉的滲出液就出來了。

滲出液並不可怕，肌肉自己會再一次吸收進去。

可架不住時間長啊，時間太長滲出液就不再被吸收。

這一下問題來了，滲出液把肌肉的纖維粘連起來了。

一粘連就有可能誘發炎症，也就是肩周炎 疼痛就在所難免。

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和理療，天長日久，粘連的纖維就會出現鈣化。

一鈣化就麻煩了。

你想啊，肌肉都鈣化了，哪裡還能有彈性？

你就動不了了，和朋友說一聲再見都抬不起胳膊 麻煩吧？

所以呢，對肩周要好一點。

女人對自己要好一點，男人對自己也要好一點。

運動是必須的。

實在沒時間動，也有辦法，那就讓別人替你動。

推拿嘛。

一推拿粘連的部分就剝離開來了，怎麼說「保健、保健」的呢。

就這些。

既是嚴肅的科普，也是和煦的提示，還是溫馨的廣告。

這些知識並不複雜，客人們也不會真的就拿他們的話當真。

但是，交代和不交代則不一樣。

## &lt;&lt;推拿&gt;&gt;

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向來是不厭其煩的。

這一天中午進來了一個過路客，來頭特別大的樣子，一進門就喊著要見老闆。

推拿房的老闆沙複明從休息室裡走出來，來客說：「你是老闆？」

沙複明堆上笑，恭恭敬敬地說：「不敢。」

我叫沙複明。

客人說：「來個全身。」

你親自做。

沙複明說：「很榮幸。」

你裡邊請。

便把客人引到客房去了。

服務員小唐的手腳相當地麻利，轉眼間已經鋪好床單。

客人隨手一扔，他的一串鑰匙已經丟在床單上了。

沙複明眼睛不行，對聲音卻有超常的判斷，一耳朵就估摸出物體的方位與距離。

沙複明準確地抓起鑰匙，摸一摸鑰匙的長和寬，知道了，這位來頭特別大的客人是一個司機。

是卡車的司機，他的身上有淡淡的油味，不是汽油，是柴油。

沙複明微笑著，把鑰匙遞給小唐，小唐再把鑰匙掛在了牆壁上。

沙複明咳嗽了一聲，開始撫摸客人的後腦勺。

他的後腦勺冰涼，只有十八九度的樣子。

毫無疑問，他拿汽車裡的空調當冰箱了。

沙複明捏住客人的後頸，仰起頭，笑著說：「老闆的脖子不太好，可不能太貪涼啊。」

「老闆」嘆了一口氣，說：「日親媽的，頸椎病犯了，頭暈，直犯暈。」

要不然我怎麼能到這個地方來？

我還有二百多公里呢。

沙複明聽出來了，司機是淮陰人。

淮陰人民和全國人民一樣，都喜歡「日」人家的媽。

但淮陰人有淮陰人的高標準和嚴要求，只日「親媽」，不親的堅決不日。

沙複明先給淮陰的老闆放鬆了兩側肩頭的斜方肌，所用的指法是剝。

接下來沙複明開始用巴掌的外側搓他的後頸，由於速度特別地快，像鋸，也可以說，像用鈍刀子割頭。

一會兒司機後腦勺上的溫度就上來了。

司機舒坦了，一舒坦就接二連三地「日親媽」。

沙複明說：「頸椎呢，其實也沒到那個程度，主要還是你貪涼。」

路途長，老闆把溫度打高一點就好了。

「老闆」就是「老闆」，不再言語了，隨後就響起了呼嚕。

沙複明小聲地關照服務員小唐，說：「你忙去吧，在外頭把門帶上。」

小唐說：「呼嚕這麼響人家都能睡，你這麼小聲做什麼？」

沙複明笑笑，想，也是的。

沙複明便不再說什麼了，輕手輕腳地，給他做滿了一個鐘。

做完了，輔助用的是鹽熱敷。

「老闆」最終是被鹽袋燙醒了的，一醒過來就神清氣爽，是乾坤朗朗的空曠。

「老闆」坐起來，眨巴著眼睛，用腦袋在空氣裡頭「寫」了一個「永」，說：「日親媽，舒服，舒服了！」

沙複明說：「舒服吧？」

舒服了就好。

「老闆」意猶未盡，閉起眼睛又寫了一個「來」。

最後的一捺他「寫」得很考究，下巴拖得格外地遠，格外地長，是意到筆到、意境雋永的模樣。

司機最終收「筆」了，高高興興地搬回自己的下巴，說：「前天是在浴室做的，小丫頭摸過來摸過去」

## &lt;&lt;推拿&gt;&gt;

，摸得倒是不錯。

日親媽的，屁用也沒有，還小包間呢 還是你們瞎子按摩得好！

」沙複明把臉轉過來，對準了「老闆」面部，說：「我們這個不叫按摩。

我們這個叫推拿。

不一樣的。

歡迎老闆下次再來。

」第1章 王大夫 王大夫 盲人在推拿房裡都是以大夫相稱的 的第一桶金來自於深圳。

他打工的店面就在深圳火車站的附近。

那是上一個世紀的世紀末，正是盲人推拿的黃金歲月。

說黃金歲月都有點學生氣了，王大夫就覺得那時候的錢簡直就是瘋子，拚了性命往王大夫的八個手指縫裡鑽。

那時候的錢為什麼好掙呢？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香港回歸了。

香港人熱中於中醫推拿，這也算是他們的生活傳統和文化傳統了。

價碼卻是不菲。

推拿是純粹的手工活，以香港勞動力的物價，一般的人哪裡做得起？

可是，香港一回歸，情形變了，香港人呼啦一下就蜂擁到深圳這邊來了。

從香港到深圳太容易了，就像男人和女人擁抱一樣容易，回歸嘛，可不就是擁抱。

香港的金領、白領和藍領一起拿出了擁抱的熱情，拚了性命往祖國的懷抱裡鑽。

深圳人在第一時間捕捉到了這樣的商機，一眨眼，深圳的推拿業發展起來了。

想想也是，無論是什麼樣的生意，只要牽扯到勞動力的價格，大陸人一定能把它做到泣鬼神的地步。

更何況深圳又還是特區呢。

什麼叫特區？

特區就是人更便宜。

還有一個原因也不能不提，那時候是世紀末。

世紀末了，人們在世紀末的前夜突然就來了一股大恐慌，這恐慌沒有來頭，也不是真恐慌，準確地說，是「虛火」旺，表現出來的卻是咄咄逼人的精神頭，每個人的眼睛裡都噴射出精光，渾身的肌肉都一顫一顫的，撈錢啊，趕快去撈錢啊！

晚了就來不及啦！

這一來人就瘋了。

人一瘋，錢就瘋。

錢一瘋，人更瘋。

瘋子很容易疲倦。

疲倦了怎麼辦呢？

做中醫推拿無疑是一個好辦法。

深圳的盲人推拿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壯大起來了。

迅猛無比。

用風起雲湧去形容吧，用如火如荼去形容吧。

全中國的盲人立馬就得到了這個振奮人心的好消息。

消息說，在深圳，盲人嶄新的時代業已來臨。

滿大街都是錢 它們活蹦亂跳，就差抽筋了。

外地人很快就在深圳火車站的附近發現了這樣一幅壯麗的景象，大街上到處都是洶湧的盲人。

這座嶄新的城市不只是改革和開放的窗口，它還是盲人的客廳兼天堂。

盲人們振奮起來了，他們帶著墨鏡，手拄著盲杖，沿著馬路或天橋的左側，一半從西向東，一半從東向西，一半從南向北，另一半則從北向南。

他們魚貫而入，魚貫而出，摩肩接踵，浩浩蕩蕩。

幸福啊，忙碌啊。

## &lt;&lt;推拿&gt;&gt;

到了燈火闌珊的時分，另一撥人浩浩蕩蕩地過來了。

疲憊不堪的香港人，疲憊不堪的、居住在香港的日本人，疲憊不堪的、居住在香港的歐洲人，疲憊不堪的、居住在香港的美國人，當然，更多的卻還是疲憊不堪的大陸人，那些新興的資產階級，那些從來不在公共場合用十個手指外加一根舌頭數錢的新貴，他們一窩蜂，來了。

他們累啊，累。

他們從頭到腳都貯滿了世紀末的疲憊。

他們累。

累到了抽筋扒皮的地步。

他們來到推拿房，甚至都來不及交代做幾個鐘，一躺下就睡著了。

洋呼嚕與本土的呼嚕此起彼伏。

盲人推拿師就幫他們放鬆，不少匆匆的過客乾脆就在推拿房裡過夜了。

他們在天亮之後才能醒過來。

一醒過來就付小費。

付完了小費再去掙錢。

錢就在前面，離他們只有一劍之遙。

只要伸出手去，再踏上一個弓步，他們手裡的劍「呼啦」一下就從錢的胸部穿心而過了。

王大夫也開始掙錢了。

他掙的是人家的小零頭。

可王大夫終究是窮慣了的，一來到深圳就被錢嚇了一大跳，錢哪有這麼掙的？

恐怖了。

他只是一個自食其力的人，什麼叫自食其力？

能解決自己的溫飽就可以了。

可王大夫不只是自食其力，簡直就像夢遊。

他不只是掙到了RMB，他還掙到了港幣、日元和美金。

王大夫第一次觸摸到美金是在一個星期六的凌晨。

他的客人是一個細皮嫩肉的日本人，小手小腳的，小費也小了一號，短了一些，也窄了一些。

王大夫狐疑了，擔心是假鈔。

但客人畢竟是國際友人，王大夫不好意思明說，大清早的，王大夫已經累得快虛脫了，但「假鈔」這根筋繃得卻是筆直。

就站在那裡猶豫。

不停地撫摸手裡的小費。

日本朋友望著王大夫猶豫的樣子，以為他嫌少，想一想，就又給了一張。

還是短了一些，窄了一些。

這一來王大夫就更狐疑了，又給一張是什麼意思呢？

難道錢就這麼不值錢麼？

王大夫拿著錢，乾脆就不動了。

日本朋友也狐疑了，再一次抽出了一張。

他把錢拍在王大夫的手上，順手抓住了王大夫的一個大拇指，一直送到王大夫的面前。

日本人說：「幹活好！

你這個這個！

」王大夫挨了誇，更不好說什麼了，連忙道了謝。

王大夫一直以為自己遭了騙，很鬱悶，還沒臉說。

他把三張「小」費一直捱到下午，終於熬不住了，請一個健全人看了，是美金。

滿打滿算三百個美金。

王大夫的眉梢向上調了調，咧開嘴，好半天都沒能攏起來。

他開始走。

一口氣在祖國的南海邊劃三個圈。

<<推拿>>

錢就是這麼瘋。

一點都不講理，紅了眼了。

它們一張一張的，像阿拉伯的神毯，在空中飛，在空中竄。

它們上升，旋轉，翻騰，俯衝。

然後，準確無誤地對準了王大夫的手指縫，一路呼嘯。

王大夫差不多已經聽到了金錢詭異的引擎。

它在轟鳴，伴隨著尖銳的哨音。

日子過得越來越刺激，已經像戰爭了。

王大夫就這樣有錢了。

王大夫在戰爭中迎來了他的「春天」。

他戀愛了——這時候時光已經逼近千禧，新的世紀就要來臨了。

世紀末的最後一天的晚上，小孔，一個來自蚌埠的盲姑娘，從深圳的另一側來到了火車站，她看望王大夫來了。

因為沒有客人，推拿房裡寂寥得很，與千禧之年的最後一夜一點也不相稱。

盲人們擁擠在推拿房的休息室裡，東倒西歪。

他們也累了，都不說話，心裡頭卻在抱怨。

他們在罵老闆，這樣的時候怎麼可以不放假呢。

但老闆說了，這樣的時候怎麼能放假？

別人的日子是白的，你們的日子是黑的。

能一樣麼？

別人放假了，玩累了，你們才有機會，誰知道生意會邁著哪一條腿跨進來？

等著吧！

一個都不能少。

推拿師們等倒是等了，可是，生意卻斷了腿了，一個都沒有來。

王大夫和小孔在休息廳裡乾坐了一會兒，無所事事。

後來王大夫就輕輕地嘆息了一聲，上樓去了。

小孔聽在耳朵裡，幾分鐘之後也摸到了樓梯，到樓上的推拿室裡去了。

推拿房裡更安靜。

他們找到最裡邊的那間空房子，拉開門，進去了。

他們坐了下來，一人一張推拿床。

平日裡推拿房都是人滿為患的，從來都沒有這樣冷靜過。

在千禧之夜，卻意外地如此這般。

叫人很不放心了。

像布置起來的，像刻意的背景。

像等待。

像預備。

預備什麼呢？

不好說了。

王大夫和小孔就笑。

也沒有出聲，各人笑各人的。

看不見，可是彼此都知道，對方在笑。

笑到後來，他們就尋問對方，笑什麼？

能有什麼呢？

反過來再問對方，你笑什麼？

問到後來都有些油滑了，完全是輕浮與嬉戲的狀態，卻又嚴肅，離某一種可能性越來越近，只能再接再厲，接著再笑下去了。

笑到後來，兩個人的腮幫子都不對勁了，有些僵。

## &lt;&lt;推拿&gt;&gt;

極不自然了。

接著笑固然是困難的，可停止笑也不是那麼容易。

慢慢地，推拿室裡的空氣有了暗示性，有了動態，一小部分已經蕩漾起來了。

很快，這蕩漾連成了片，結成了浪。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波浪成群結隊，彼此激蕩，呈現出推波助瀾的勢頭。

一會兒洶湧到這一邊兒，一會兒又洶湧到那一邊。

危險的跡象很快就來臨了。

為了不至於被波浪掀翻，他們的手抓住了床沿，死死的，越抓越有力，越抓越不穩。

他們就這樣平衡了好長的時間，其實也是掙扎了好長的時間，王大夫終於把話引到正題上來了，他嚥了一口，問：「你 想好了吧？」

小孔的臉側了過去。

小孔有一個習慣，她在說話之前側過臉去往往意味著她已經有了決心了。

小孔抓住床，說：「我想好了。」

你呢？

王大夫好半天沒有說話。

他一會兒笑，一會兒不笑，臉上的笑容上來了又下去，下去了又上來，折騰了三四趟，最後說：「你知道的，我不重要，主要還是你。」

為了把這句話說出來，王大夫用了太長的時間，小孔一直在等。

在這個漫長的等待中，小孔不停地用手指頭摳推拿床上的人造革，人造革被小孔的指頭摳得咯吱咯吱地響。

聽王大夫這麼一說，小孔品味出王大夫的意思了，他的話比「我想好了」的味道還要好。

小孔在那頭就喘。

很快，整個人都發燙。

小孔突然就覺得自己的身體有了深刻的變化，是那種不攻自破的情態。

小孔就從推拿床上下來了，往前走，一直走到王大夫的跟前。

王大夫也站起來了，他們的雙手幾乎是在同時撫摸到了對方的臉。

還有眼睛。

一摸到眼睛，兩個人突然哭了，這個事先沒有一點先兆，雙方也沒有一點預備。

他們都把各自的目光流在了對方的指尖上。

眼淚永遠是動人的，預示著下一步的行為。

他們就接吻。

卻不會。

鼻尖撞在了一起，迅速又讓開了。

小孔到底聰敏一些，把臉側過去了。

王大夫其實也不笨的，依照小孔的鼻息，王大夫在第一時間找到小孔的嘴唇，這一回終於吻上了。

這是他們的第一個吻，也是他們各自的第一個吻，卻並不熱烈，有一些害怕的成分。

因為害怕，他們的嘴分開了，身體卻往對方的身上靠，幾乎是黏在了一起。

和嘴唇的接觸比較起來，他們更在意、更喜愛身體的「吻」，彼此都有了依靠。

有依有靠的感覺真好啊。

多麼地安全，多麼地放心，多麼地踏實。

相依為命了。

王大夫一把把小孔摟在了懷裡，幾乎就是用蠻。

小孔剛想再吻，王大夫卻激動了，王大夫說：「回南京！」

我要帶你！

南京！

我要開店！

一個店！

## &lt;&lt;推拿&gt;&gt;

我要讓你當老闆娘！

」語無倫次了。

小孔急不可耐，踮起腳，說：「接吻哪、接吻哪 你吻我啊！」

」這個吻長了，足足跨越了兩個世紀。

小孔到底是小孔，心細，她在漫長的接吻之後似乎想起了什麼，掏出了她的聲控報時手錶，按了一下。

手錶說：「現在時間，北京時間零點二十一分。」

」小孔把手錶遞到王大夫的手上，大聲叫道：「新年啦！

新世紀啦！

」新年了，新世紀了，王大夫談起了戀愛。

對王大夫來說，戀愛就是目標。

他的人生一下子就明確了：好好工作，湊足錢，回家開個店，早一點讓心愛的小孔當上老闆娘。

王大夫是知道的，只要不偷懶，這個目標總有一天是可以實現的。

對自己的手藝，王大夫很有底，他的條件好哇。

摸一摸他的手就知道了，大大的，是一雙厚實的肉手。

王大夫的客人們都知道，王大夫的放鬆每一次不是從脖子開始，而是屁股。

他的大肉手緊緊地捂住客人的兩隻屁股蛋子，晃一晃，客人的骨架子一下子就散了。

當然，並不是真的散，而是一種錯覺，好的時候還放電。

王大夫天生就該做推拿，即使眼睛沒有毛病，他也是做推拿的上好材料。

當然，手大是沒用的，手上的肉多也是沒用的，真正有用的還是手上的力道。

王大夫魁梧，塊頭大，力量足，手指上的力量遊刃有餘。

「遊刃有餘」這一條極為關鍵了，它所體現出來的是力量的質量：均勻，柔和，不那麼刺戳戳。

如果力道不足，通常的做法是「使勁」。

推拿師一「使勁」就不好了，客人一定疼。

這疼是落在皮膚上的，弄不好都有可能傷及客人的筋骨。

推拿的力量講究的是入木三分，那力道是沉鬱的，下墜的，雄渾的，當然，還有透徹，一直可以灌注到肌肉的深處。

疼也疼，卻伴隨著痠。

還有脹。

有不能言說的舒坦。

效果就在這裡了。

王大夫指頭粗，巴掌厚，力量足，兩隻手虎虎的，穴位搭得又非常準，一旦「搭」到，彷彿也沒有費力氣，你就被他「拿住」了。

這一「拿」，再怎麼挨他「折磨」都心甘情願。

正因為王大夫的手藝，他的回頭客和貴賓特別地多，大多是「點鐘」，包夜的也多。

由於有了這一點，王大夫的收入光小費這一樣就不同於一般。

同事們都知道了，王大夫算得上是他們這一行裡的一個大款了，都有閒錢玩票了嘛。

深圳指數裡就有他的那一份。

王大夫的麻煩其實正在股票上。

要說有錢，王大夫的確有幾個。

可是，王大夫盤算了一下，就他的那點錢，回南京開一個店只能將就。

要想把門面弄得體面一點，最切實的辦法只能是合股。

但王大夫不想合股。

合股算什麼？

合股之後小孔到底算誰的老闆娘？

這個老闆娘小孔當起來也不那麼痛快。

與其讓小孔不痛快，倒不如等一等了。



## &lt;&lt;推拿&gt;&gt;

在「老闆娘」這個問題上，王大夫是有些死心眼的。

他本人可以不在意這個「老闆」，對小孔他卻不願意馬虎。

人家把整個的人都給了自己了，容易麼？

作為報答，王大夫必須讓小孔當上「老闆娘」。

她只要坐在他的店裡，喝喝水，嗑嗑瓜子，他王大夫就是累得吐血也值得。

王大夫怎麼會把錢放到股票上去的呢？

說起來還是因為戀愛。

戀愛是什麼？

王大夫體會了一陣子，體會明白了，無非就是一點，心疼。

王大夫就是心疼小孔。

說得再具體一點，就是心疼小孔的那雙手。

雖說都在深圳，王大夫和小孔的工作卻並不在一起，其實是很難見上一面的。

就算是見上了，時間都是掐好了的，也就是幾個吻的功夫。

小孔熱愛吻，接吻的時間每一次都不夠。

後來好些了，他們在接吻之餘也有了一些閒情，也有了一些逸致。

比方說，相互整理整理一下頭髮，再不就研究研究對方的手。

小孔的手真是小啊，軟軟的，指頭還尖。

「小蔥一樣」的手指，一定是如此這般的了吧。

但小孔的手有缺憾。

中指、食指和大拇指的指關節都長上了肉乎乎的小肉球。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吃推拿這碗飯的，哪一隻手不是這樣？

可是，王大夫很快就從小孔的手上意識到不對了。

小孔手指的骨頭不在一條直線上。

從第二個關節開始，她的指頭歪到一邊去了。

王大夫拽了一下，直倒是直了，一鬆手，又歪了。

小孔的手已經嚴重變形了。

這還叫手麼？

這還是手麼？

小孔自己當然是知道的，不好意思了，想把手收回去。

王大夫卻拽住了，小孔哪裡還收得回去？

王大夫就那麼拽住小孔，愣住了。

小孔的身子骨偏小，又瘦，說什麼也不該學推拿的。

客人真是什麼樣的都有，有些客人還好，碰不得，一碰就癢，一碰就疼；有些客人又不一樣了，是牛皮和牛肉，受力得很。

你要是輕了，他就覺得虧，齜牙咧嘴地提醒你：「給點力氣嘛，再給點力氣吧。」

這樣的祖宗王大夫就遇上過，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個來自非洲的壯漢。

這個非洲來的兄弟中國話說得不怎麼樣，有三個字卻說得特別地道：「重一點。」

重一點。

一個鐘之後，就連王大夫這樣夯實的小夥子都被他累出了一身的汗。

小孔的手指頭肯定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當中變形的。

以她的體力，以她那樣的手指頭，哪裡禁得起日復一日？

哪裡能禁得起每一天的十四五個小時？

「重一點！

再重一點！

」王大夫捏住小孔的手腕，心疼了。

突然就把小孔的手甩了出去，最終卻落在了他的臉上。

「啪」地就是一個大嘴巴。

## &lt;&lt;推拿&gt;&gt;

小孔嚇了一大跳，一開始還沒有明白過來。

等明白過來的時候卻已經晚了。

王大夫似乎抽出癮來了，還想抽。

小孔死死地拽住了，一把把王大夫的腦袋摟在了胸前。

小孔哭道：「你這是幹什麼？」

這關你什麼事？

王大夫把錢投到股市上去帶有賭博的性質，其實也猶豫了一陣子的。

一想起小孔的手，王大夫就急著想發財，恨不能一夜暴富。

可這年頭錢再怎麼發瘋，手指縫終究是手指縫，總共也才有八個。

眼見得一年又過去了一大半了，王大夫的天眼開了，突然就想起了股市。

這年頭的錢是瘋了，可是，再怎麼瘋，它還只是個小瘋子。

大瘋子不叫錢，叫票，股票的票。

股票這個瘋子要是發起瘋來，可不是拿大頂和翻跟頭了，它會拔地而起，它會旱地拔蔥。

王大夫在上鐘的時候經常聽到客人們在談論股市，對股市一直有一個十分怪異的印象，這印象既親切，又陰森，既瘋魔，又現實，令人難以置信。

如果一定要總結一下，完全可以對股票這樣做正面的概括：「錢在天上飄，不要白不要；錢在地上爬，不拿白不拿；錢在懷裡攥，只能說你呆。」

為什麼不試一試？

為什麼不？

如果說，明天的股市是一隻鑽天猴，那麼，後天上午，王大夫不就可以帶上小孔直飛南京了麼。

王大夫扭了扭脖子，掉了掉眉梢，把腦袋仰到天上去了。

他抱起自己所有的積蓄，當一聲，砸進去了。

王大夫的進倉可不是時候。

他一進倉股市就變臉了。

當然，他完全有機會從股市裡逃脫出來的。

如果逃了，他的損失並不是很大。

但王大夫怎麼會逃呢，他一分錢的損失也不能接受。

他的錢不是錢。

是指關節上赤豆大小的肉球。

是骨頭的變形。

是一個又一個通宵。

是一聲又一聲「重一點」。

是大拇指累了換到食指。

是食指累了換到中指。

是中指累了換到肘部。

是肘部累了再回到食指。

是他的血和汗。

他捨不得虧。

他在等。

發財王大夫是不想了，可「本」無論如何總要保住。

王大夫就這樣被「保本」的念頭拖進了無邊的深淵。

他被一個沒有身體、沒有嗓音、一輩子也碰不到面的瘋子給抓住了，死死卡住了命門。

股市沒有翻跟頭。

股市躺在了地上。

撒潑，打滾，抽筋，翻眼，吐唾沫，就是不肯站起來。

你奶奶的熊。

你奶奶個頭。

## &lt;&lt;推拿&gt;&gt;

股市怎麼就瘋成這樣了呢？

是誰把它逼瘋了呢？

王大夫側著腦袋，有事沒事都守著他的收音機。

王大夫從收音機裡學到了一個詞，叫做「看不見的手」。

現在看起來，這隻「看不見的手」被人戲耍了，活生生地叫什麼人給逼瘋了。

在這隻「看不見的手」後面，一定還有一隻手，它同樣是「看不見」的，卻更大、更強、更瘋。

王大夫自己的手也是「看不見的」，也是「看不見的手」，但是，他的這兩隻「看不見的手」和那兩隻「看不見的手」比較起來，他的手太渺小、太無力了。

他是螞蟻。

而那兩隻手一個是天，一個是地，一巴掌能拍出風，一巴掌能拍出雨，要雷有雷，要電有電。

王大夫沒有拍手，只能掰自己的指關節。

掰著玩唄。

大拇指兩響，其餘的指頭三響。

一共是二十八響，劈哩拍啦的，都趕得上一掛小鞭炮了。

錢是瘋了。

一發瘋王大夫有錢了，一發瘋王大夫又沒錢了。

「我已是滿懷疲憊，歸來卻空空的行囊。

」這是一首老歌，王大夫會唱。

二 一年的年底，王大夫回到了南京，耳邊想起的就是這首歌。

王大夫垂頭喪氣。

可是，從另一種意義上，也可以說，王大夫喜氣洋洋 小孔畢竟和他一起回來了。

小孔沒有回蚌埠，而是以一種祕密的姿態和王大夫一起潛入了南京，這裡頭的意思其實已經很明確了。

王大夫的母親高興得就差上竄下跳。

兒子行啊，行！

她把自己和老伴的床騰出來了，特地把兒子領進了廚房。

母親在廚房裡對著兒子的耳朵說：「睡她呀，睡了她！

一覺醒來她能往哪裡逃？

」王大夫側過了臉去，生氣了。

很生氣。

他厭惡母親的庸俗。

她一輩子也改不了她身上的市儈氣。

王大夫抬了抬眉梢，把臉拉下了。

有些事情就是這樣，可以「那樣」做，但絕對不可以「這樣」說。

王大夫和小孔在南京一直住到元宵節。

小孔的氣色一天比一天好。

王大夫的母親不停地誇，說小孔漂亮，說小孔的皮膚真好，說南京的水土「不知道要比深圳好到哪裡去」，「養人」哪，「我們家小孔」的臉色一天一個樣！

為了證明給小孔看，王大夫的母親特地抓起了小孔的手，讓小孔的手背自己去蹭。

「可是的？

你自己說，可是的？

」是的。

小孔自己也感覺出來了，是滋潤多了，臉上的肌膚滑溜得很。

但小孔終究是一個女人，突然就明白了這樣的變化到底來自什麼緣故。

小孔害羞得要命，開始慌亂。

她的慌亂不是亂動，而是不動。

一動不動。

## &lt;&lt;推拿&gt;&gt;

身體僵住了。

上身繃得直直的。

另一隻手卻捏成了拳頭，大拇指被捏在拳心，握得死緊死緊的。

盲人就是這點不好，因為自己看不見，無論有什麼祕密，總覺得別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一點掩飾的餘地都沒有了。

小孔就覺得自己驚心動魄的美好時光全讓別人看去了。

王大夫沒有浪費這樣的時機。

利用父母不在的空檔，王大夫十分適時地把話題引到正路上來了。

王大夫說：「要不，我們就不走了吧。」

小孔沒有說好，也沒有說不好，只是說：「那邊還有行李呢。」

王大夫思忖了一下，說：「去一趟也行。」

不過王大夫馬上就補充了，「不是又要倒貼兩張火車票麼？」

小孔一想，也是。

可還是捨不得，說：「再不我一個人跑一趟吧。」

王大夫摸到小孔的手，拽住了，沉默了好大的一會兒，說：「別走吧。」

小孔說，「不就是幾天麼。」

王大夫又沉默，最終說：「我一天也不想離開你。」

你一走，我等於又瞎了一回。

這句話沉痛了。

王大夫是個本分的人，他實話實說的樣子聽上去就格外的沉痛。

小孔都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

想了半天，幸福就有點無邊無際，往天上升，往地下沉。

血卻湧在了臉上。

小孔心裡頭想，唉，全身的血液一天到晚都往臉上跑，氣色能不好麼。

小孔拉著王大夫的手，十分自豪地想，現在的自己一定很「好看」。

這麼一想小孔就不再是自豪，有了切骨的遺憾——她的「氣色」王大夫看不見，她的「好看」王大夫也看不見，一輩子都看不見。

他要是能看見，還不知道會喜歡成什麼樣子。

遺憾歸遺憾，小孔告訴自己，不能貪，現在已經很好了，不能太貪的。

再怎麼說，她小孔也是一個坐擁愛情的女人了。

小孔留下來了。

這邊的問題剛剛解決，王大夫的心思卻上來了。

他當初可是要把小孔帶回南京當「老闆娘」的。

可是，他的店呢？

他的店如今又在哪裡？

夜深人靜的時候，王大夫聽著小孔均勻的呼吸，依次撫摸小孔的十個手指頭——其實是她八個歪斜的手指縫——睡不著了。

他的失眠歪歪斜斜。

他的夢同樣歪歪斜斜。

猶豫兩三天，王大夫還是把電話撥到沙復明的手機上去了。

說起來王大夫和沙復明之間的淵源深了，從小就同學，一直同學到大專畢業，專業又都是中醫推拿。

唯一不同的是，畢業之後王大夫去了深圳，沙復明卻去了上海。

轉眼間，兩個人又回到了南京來了。

際遇卻是不同，沙復明已經是老闆了，王大夫呢，卻還是要打工。

想必沙老闆手上的小肉球這會兒都已經退光了吧。

這個電話對王大夫來說痛苦了。

去年還是前年？

## &lt;&lt;推拿&gt;&gt;

前年吧，沙複明的推拿中心剛剛開張，沙複明急於招兵買馬，一直把電話打到深圳。

他希望王大夫能夠回來。

沙複明知道王大夫的手藝，有王大夫在，中流砥柱就在，品牌就在，生意就在，聲譽就在。

為了把王大夫拉回來，沙複明給了王大夫幾乎是不能成立的提成，給足了臉面。

可以說不掙王大夫的錢了。

合股也可以。

沙複明說得很清楚了，他就是想讓老王來「壯一壯門面」。

王大夫謝絕了。

深圳的錢這樣好掙，挪窩做什麼呢？

但王大夫自己也知道，真正的原因不在這裡。

真正的原因在他的心情。

王大夫不情願給自己的老同學打工。

老同學變成了上下級，總有說不上來的彘扭。

真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人家「請」的時候沒有來，現在，反過來要上門去吆喝。

同樣是去，這裡頭的區別大了。

當然，王大夫完全可以不吆喝，南京的推拿中心多著呢，去哪一家不是去？

王大夫一心想到沙複明的那邊，說到底還是因為小孔。

小孔這個人有意思了，哪裡都好，有一點卻不敢恭維，吝嗇得很，說摳門都不為過。

錢一旦沾上她的手，她一定要掖在夾肢窩裡，你用機關槍也別想啣嚙下來。

如果是一般的朋友，這樣的毛病王大夫是斷然不能接受的，可是，回過頭來一想，小孔遲早是自己的老婆，這毛病又不能算是毛病了，不能算吝嗇，只能算「護家」了。

還在深圳的時候，小孔就因為摳，和「前台」的關係一直都沒有處理好。

推拿師和「前台」的關係永遠是重要的、特殊的。

某種意義上說，一個推拿師能不能和「前台」處理好「關係」，直接關係到盲人的生存。

做前台的都是健全人，她們的眼睛雪亮。

客人一進門，是富翁還是窮鬼，她們一眼就看出來了。

富翁分配給誰，窮鬼分配給誰，這裡頭的講究大了。

全在前台的一聲吆喝。

推拿師是要掙小費的，一天同樣做八個鐘，結果卻是不同，道理就在這裡了。

當然，店裡有店裡的規矩，得按次序滾動。

可次序又有什麼用？

次序永遠是由人把控的。

隨便舉一個例子，你總要上廁所吧？

你上廁所的時候一個大款進來了，前台如果照顧你，先讓大款「坐一坐」，「喝杯水」，這有什麼破綻麼？

沒有。

等你方便完了，輕輕鬆鬆地出來了，大款就順到你的手上了。

反過來，你剛剛進了廁所的門，前台立即就給「下一個」安排下去，等你從廁所裡頭湯湯水水地趕回來，大款已經躺在別人的床上說笑了。

你又能說什麼？

你什麼也說不上來。

所以，和前台的關係一定要捋捋順。

前台的「眼睛」要是盯上你了，你的世界裡到處都是明晃晃的眼睛，你還怎麼活？

怎麼才能捋捋順呢？

很簡單，一個字，塞。

塞什麼？

## &lt;&lt;推拿&gt;&gt;

一個字，錢。

對於這樣的行為，店裡的規章制度極其嚴格，絕對禁止。

可是，推拿師哪裡能被一紙空文鎖住了手腳，他們挖空了心思也要讓前台收下他們的「一點小意思」。

眼睛可不是一般的東西，誰不怕？

推拿師們圖的就是前台的兩個眼睛能夠睜一隻、閉一隻。

在一睜、一閉之間，盲人們就可以把他們的日子周周正正地活下去了。

小孔摳。

就是不塞。

小孔為自己的摳門找到了理論上的依據，她十分自豪地告訴王大夫，她是金牛座，喜歡錢，缺了錢就如同缺了氧，連喘氣都比平時粗。

當然，這是說笑了。

小孔為此專門和王大夫討論過這個問題。

小孔主要還是氣不過。

小孔說，我一個盲人，辛辛苦苦掙了幾個，反讓我塞到她們的瞳孔裡去，就不！

王大夫懂她的意思，可心裡頭忍不住嘆氣，個傻丫頭啊！

王大夫笑著問：「暗地裡你吃了多少虧，你知道不知道？」

小孔樂呵呵地說：「知道啊。」

吃了虧，再摳一點，不就又回來了。

王大夫只好把頭仰到天上去，她原來是這麼算帳的。

「你呀，」王大夫把她摟在了懷裡，笑著說：「一點也不講政治。」

王大夫是知道的，小孔到了哪裡都是吃虧的祖宗，到了哪裡都要挨人家欺負。

別看她嘴硬，在深圳天知道她受了多少窩囊氣。

摳門是一方面，主要還是小孔的心氣高。

心氣高的人就免不了吃苦頭。

王大夫最終鐵定了心思要給老同學打工，道理就在這裡。

再怎麼說，老闆是自己的老朋友、老同學，小孔不會被人欺負。

沒有人敢委屈了她。

王大夫拿起電話，撥到沙複明的手機上去，喊了一聲「沙老闆」。

沙老闆一聽到王大夫的聲音就高興得要了命，熱情都洋溢到王大夫的耳朵裡來了。

不過沙老闆立即就說了一聲「對不起」，說正在「上鐘」，說「二十分鐘之後你再打過來」。

王大夫關上手機，嘴角抬了上去，笑了。

沙複明怎麼就忘了，他王大夫也是一個盲人，B-1級，很正宗、很地道的盲人了。

盲人就這樣，身邊的東西什麼也看不見，但是，隔著十萬八千里，反過來卻能「看得見」，尤其在電話裡頭。

沙複明沒有「上鐘」。

他在前廳。

電話裡的背景音在那兒呢。

對王大夫來說，前廳和推拿房的分別，就如同屁股蛋子左側和右側，表面上沒有什麼區別，可中間隔著好大的一條溝呢。

沙複明這小子說話辦事的方式越來越像一個有眼睛的人了。

出息了。

有出息啦。

王大夫很生氣。

然而，王大夫沒有讓它氾濫。

二十分鐘之後，還是王大夫把電話打過去了。

「沙老闆，生意不錯啊！」

<<推拿>>

」王大夫說。

「還行。

飯還有得吃。

」「我就是想到老同學那邊去吃飯呢。

」王大夫說。

「見笑了。

」沙複明說，「你在深圳那麼多年，腰粗了不說，大腿和胳膊也粗了。

你到我這裡來吃飯？

你不把我的店吃了我就謝天謝地了。

」沙複明現在真是會說話了，他越來越像一個有眼睛的人了。

王大夫來不及生沙複明的氣。

王大夫說：「是真的。

我人就在南京。

如果方便的話，我想到你那邊去。

你要是不方便，我再想別的辦法。

」沙複明聽出來了，王大夫不是開玩笑。

沙複明點了一根菸，開始給王大夫交底：「是這樣，南京的消費你是知道的，不能和深圳比。

一個鐘六十，貴賓四十五，你提十五。

一個月超過一百個鐘，你提十六。

兩百個鐘你提十八。

沒有小費。

南京人不習慣小費，這你都知道的。

」王大夫都知道。

王大夫笑起來了，有些不好意思，說：「我還帶了一張嘴呢。

」沙複明明白了，笑著說：「你小子行啊 眼睛怎麼樣？

」「和我一樣，B-1級。

」王大夫說。

「你行啊，」沙複明說。

「小子你行！

」沙複明突然提高了嗓音，問：「 結了沒有？

」「還沒呢。

」「那行。

你們要是結了我就沒辦法了。

你是知道的，吃和住，都歸我。

你們要是結了，我還得給你們租一個單間，那個錢我付不起。

沒結就好辦了，你住男生宿舍，她住女生宿舍，你看這樣好不好？

」王大夫收了線，轉過身去對著小孔的那一邊，說：「明天我們走一趟。

你也看一看，你要是覺得可以，後天我們就上班。

」小孔說：「好的。

」依照先前的計畫，王大夫原本並不急著上班。

還在深圳的時候他和小孔商量好了，趁著春節，多休息一些日子，要把這段日子當作蜜月來過。

他們是這樣計畫的，真的到了結婚的那一天，反過來，簡單一點。

盲人的婚禮辦得再漂亮，自己總是看不見，還不如就不給別人看了。

王大夫說：「這個春節我要讓你在蜜罐子裡頭好好地泡上三十天。

」小孔很乖地告訴王大夫，說：「好。

我聽新郎官的話。

」事實上，王大夫和小孔的蜜月還不足二十天。

## &lt;&lt;推拿&gt;&gt;

王大夫這麼快就改變了主意，這裡頭有實際的原因。

這個家他其實待不長久，架不住王大夫的小弟在裡頭鬧騰。

說起來有意思了，王大夫的小弟其實是個多餘的人。

在他出生的時候，「計畫生育」已經是國家的基本國策了。他能來到這個世上，完全是仰仗了王大夫的殘疾。

小弟出生的時候，王大夫已經懂事了，他聽得見父母開懷的笑聲。

年幼的王大夫是高興的，是那種徹底的解脫；同時，卻也是辛酸的，他無法擺脫自己的嫉妒。

有時候，王大夫甚至是懷恨在心的，歹毒的閃念都出現過。

因為這一閃而過的歹念，成長起來的王大夫對自己的小弟有一種不能自拔的疼愛，替他死都心甘情願。

小弟是去年的五一結的婚，結婚的前夕小弟把電話打到深圳，他用玩笑的口吻告訴哥哥：「大哥，我就先結了，不等你啦。」

王大夫為弟弟高興，這高興幾乎到了緊張的地步，身子都顫動起來了。

可王大夫一抬手指頭，壞了，坐火車回南京哪裡來還得及？

王大夫立馬就想到了飛機，又有些心疼了。

剛想對小弟說「我馬上就去訂飛機票」，話還沒有出口，他的多疑幫了他的忙：再不是小弟不希望「一個瞎子」坐在他的婚禮上吧？

王大夫就說：「哎呀，你怎麼也不早幾天告訴我？」

小弟說：「沒事的哥，大老遠的幹什麼呀，不就是結個婚嘛，我也就是告訴你一聲。」

小弟這麼一說，王大夫當即明白了，小弟只是討要紅包來了。

幸虧自己多疑了，要不然，還真的丟了小弟的臉了。

王大夫的多疑歷來就是這樣，懷疑什麼，最後的結果往往就是什麼。

王大夫對小弟說了一大堆的吉祥話，匆匆掛了電話。

人卻像病了，筋骨被什麼抽走了。

王大夫站在衛生間的門口，不停地拉動他的眉梢。

他在睜眼睛。

他就想把眼睛睜開來。

不為別的，回南京去，好好看一看小弟的臉，好好看一看小弟到底長得是什麼樣子。

當然，這些都是徒勞的，他的眼睛是不可能被他「睜開」的。

王大夫一個人來到銀行，一個人來到郵局，給小弟電匯了兩萬元人民幣。

王大夫本打算匯過去五千塊的，因為太傷心，因為自尊心太受傷，王大夫憤怒了，抽自己嘴巴的心都有。

一咬牙，翻了兩番。

王大夫的舉動帶有賭氣的意思，帶有一刀兩斷的意思，這兩萬塊錢打過去，兄弟一場就到這兒了。

營業員是一個女的，她接過錢，說：「都是你掙的？」

王大夫正傷心，心情糟透了，想告訴她：「不是偷的！」

但王大夫是一個修養極好的人，再說，他也聽出來了，女營業員的聲音裡有讚美的意思。

王大夫就笑了，說：「是啊，就我這眼睛，左手都偷不到右手。」

自嘲就是幽默。

女營業員笑了，郵局裡所有的人都笑了。

想必所有的人都看著自己。

女營業員欠過上身，她把她的手按在了王大夫的手臂上，拍了拍，說：「小夥子，你真了不起，你媽媽收到這筆錢一定開心死了！」

王大夫感謝這笑聲，王大夫感謝這撫摸，一股暖流就這樣傳到了王大夫的心坎裡，很粗，很猛，猝不及防的。

王大夫差一點就哭了出來。

小弟啊，小弟啊，我的親弟弟，你都不如一群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哪！



## &lt;&lt;推拿&gt;&gt;

我不丟你的臉，行嗎？

行了吧！

行了吧·！

回到南京之後，王大夫知道了，許多事情原來都不是小弟的主意，是那個叫「顧曉寧」的女人把小弟弄壞了的。

王大夫已經聽出來了，顧曉寧是一個頤指氣使的女人，一口的城南腔，一開口就是濃郁的刁民氣息。不是好東西。

小弟也是，一結婚就成了膿包，什麼事都由著他的老婆擺布。

不能這樣啊！

王大夫在一秒鐘之內就原諒了自己的小弟。

他的恨轉移了。

一聽到顧曉寧的聲音他的心頭就竄火。

王大夫就替自己的小弟擔心。

小弟沒工作，顧曉寧也沒工作，他們的日子是怎麼過的呢？

好在顧曉寧的父親在部隊，住房還比較寬裕，要不然，他們兩個連一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

可他們就是有本事把日子過得跟神仙似的，今天看看電影，明天坐坐茶館，後天再K歌。

顧曉寧的身上還能散發著香水的氣味。

他們怎麼就不愁的呢，這日子怎麼就過得下去的呢。

王大夫離開這個家其實很久了，十歲上學，住校，一口氣住到大專畢業。

畢業之後又去了深圳。

說起來王大夫十歲的那一年就離開這個家了，斷斷續續有一些聯繫。

小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王大夫其實是不清楚的。

小時候有些刁蠻罷了。

王大夫實在弄不懂小弟為什麼要娶顧曉寧這樣的女人。

你聽聽顧曉寧是怎麼和小弟說話的，「瞎說！

」「你瞎了眼了！

」一點顧忌都沒有。

聽到這樣的訓斥王大夫是很不高興的。

盲人就這樣，對於「瞎」，私下裡並不忌諱，自己也說，彼此之間還開開玩笑的時候都有。

可是，對外人，多多少少有點多心。

顧曉寧這樣肆無忌憚，不能說她故意，可她沒把他這個哥哥放在眼裡，也沒把這個「嫂子」放在眼裡，這是一定的。

哥哥不放在眼裡也罷了，「嫂子」在這裡呢 肆無忌憚了。

顧曉寧一來小孔說話就明顯少了。

她一定是感受到什麼了。

這些都不是大問題。

大問題是王大夫從飯桌上看出來的。

大年三十，小弟說好了要回家吃年夜飯，結果，「春節聯歡晚會」都開始了，沒來。

大年初一的傍晚他們倒來了一趟，給父母拜了一個黑咕隆咚的年，和王大夫說了幾句不疼不癢的話，走了。

從大年初七開始，真正的問題出現了。

每天中午他們準時過來，開飯，吃完了，走人。

到了晚飯，他們又來了，吃完了，再走人。

日復一日，到了大年十五，王大夫琢磨出意思來了，他們一定以為他和小孔在這裡吃白飯。

哥哥和小孔能「白吃」，他們怎麼能落下？

也要到公共食堂裡來。

偏偏小弟和弟媳就這麼不懂事，就這麼小心眼。

<<推拿>>

一頓飯沒什麼，兩頓飯沒什麼，你們天長日久，受刮老人要受刮到哪一天？

這等於是逼王大夫和小孔走。

咄咄逼人了。

這一定是顧曉寧的主意！

絕對的！

王大夫可以走，可是，小孔呢？

這一走小孔的蜜月可怎麼辦？

王大夫什麼也不說，骨子裡卻已是悲憤交加。

還沒法說了還。

沒法說也得說，起碼要對小孔說明白。

蜜月只有以後給人家補了。

夜裡頭和父母一起在客廳裡「看」完了「晚間新聞」，王大夫和小孔回房了。

王大夫坐在床沿，拉住了小孔的手，是欲言又止的樣子。

小孔卻奇怪了，吻住了王大夫，這一來王大夫就更沒法說了。

小孔一邊吻一邊給王大夫脫衣裳，直到脫毛衣的時候王大夫的嘴巴才有了一些空間。

王大夫剛剛想說，嘴巴卻又讓小孔的嘴唇堵上了。

王大夫知道了，小孔想做。

可王大夫一點心情也沒有。

在猶豫。

小孔已經赤條條的了，通身洋溢著她的體溫。

小孔拉著他躺下了，說：「寶貝，上來。」

王大夫其實是有點勉強的，但王大夫怎麼說也不能拒絕小孔，勉強進去了。

小孔把她的雙腿抬起來，箍住了王大夫的腰，突然問了王大夫一個數學上的問題：「我們是幾個人？」

王大夫撐起來，說：「一個人。」

小孔托住王大夫的臉，說：「寶貝，回答正確。」

你要記住，永遠記住，我們是一個人。

你想什麼，要說什麼，我都知道。

你什麼也不要說。

我們是一個人，就像現在這個樣子，你就在我裡面。

我們是一個人。

王大夫都聽見了。

剛想說些什麼，來不及了，體內突然湧上來一陣狂潮，來了。

突如其來。

他的身子無比兇猛地頂了上去，僵死的，卻又是萬馬奔騰的。

差不多就在同時，王大夫的淚水已經奪眶而出。

他的淚水沿著顴骨、下巴，一顆一顆地落在了小孔的臉上。

小孔突然張大了嘴巴，想吃他男人的眼淚。

這個臨時的願望帶來了驚人的後果，小孔也來了。

這個短暫的、無法複製的性事是那樣的不可思議，還沒有來得及運作，什麼都沒做，卻天衣無縫，幾乎就完美無缺。

小孔迅速放下雙腿，躺直了，頂起腰腹，一下子死了。

卻又飄浮。

是失重並滑行的跡象。

已經滑出去了。

很危險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小孔一把拽住了王大夫的兩隻大耳朵，揪住它們，死死地拽住它們，眼見得又要脫手了。

<<推拿>>

多危險哪。

小孔就把王大夫往自己的身上拽，她需要的是他的重量。

她希望他的體重「鎮」在自己的身上。

「抱緊，壓住，別讓我一個人飛出去 我害怕呀。

」

## <<推拿>>

### 内容概要

《推拿》特別收錄畢飛宇專訪記錄，由畢飛宇談創作《推拿》心路歷程。

與淡大盲生中心同時合作推廣《推拿》點字書，同時會上新聞曝光此活動。

張藝謀導演的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轟動一時的電視劇《青衣》的原作者就是他。

英國安德魯納伯格版權代理公司預計今年於法蘭克福書展向全世界推出《推拿》全球版權。

《推拿》獲得《當代》長篇小說年度獎、《人民文學》優秀長篇小說獎、中國當代文學學院獎、小說雙年獎。

第七屆華語文學傳媒獎年度小說家頒給長篇小說《推拿》的作者畢飛宇，但他卻因「個人原因」拒領，致使該獎項七年來第一次出現空缺。

本書榮獲《當代》長篇小說年度獎和《人民文學》優秀長篇小說獎、中國當代文學學院獎和小說雙年獎。

在熱鬧的推拿室裡，有野心勃勃的創業者沙復明、張宗琪，陷入愛情為結婚發愁的王大夫、小孔，墜入慾望和倫理糾葛的小馬，在傳奇愛情中受傷的泰來，結婚狂的金媽，還有令人既驚豔又突然失色的都紅……這一群盲人推拿師，在盲人與非盲人的世界裡，他們如何表現自尊與愛？

最了解女性的畢飛宇，以詼諧細膩之筆，寫一群盲人推拿師的愛、憂傷與野心，讀來有滋有味，為人生的錯位與尊嚴做最好的解讀。

<<推拿>>

作者简介

畢飛宇被譽為：「現代最了解女性的男作家」。

曾獲：魯迅文學獎、中國小說學會獎、馮牧文學獎、中國作家大紅鷹獎、《小說選刊》小說獎、《當代》長篇小說年度獎、《人民文學》優秀長篇小說獎、中國當代文學學院獎、小說雙年獎&hellip;&hellip;作品有《畢飛宇文集》四卷，另有小說集《玉米》、《平原》、《推拿》、《青衣》、《搖呀搖，搖到外婆橋》、《是誰在深夜說話》等多部。

书籍目录

生活就是要對得起每一天 (編者) 引言 定義第1章 王大夫第2章 沙複明第3章 小 馬第4章 都 紅第5章 小 孔第6章 金 嬌和泰來第7章 沙複明第8章 小 馬第9章 金 嬌第10章 王大夫第11章 金 嬌第12章 高 唯第13章 張宗琪第14章 張一光第15章 金 嬌、小孔和泰來、王大夫第16章 王大夫第17章 沙複明和張宗琪第18章 小 馬第19章 都 紅第20章 沙複明第21章 王大夫尾 聲 夜 宴

<<推拿>>

编辑推荐

獲「2009年開卷十大好書·中文創作」 《推拿》特別收錄畢飛宇專訪記錄，由畢飛宇談創作《推拿》心路歷程。

張藝謀導演的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轟動一時的電視劇《青衣》的原作者就是他。  
得獎紀錄 《推拿》獲得《當代》長篇小說年度獎、《人民文學》優秀長篇小說獎、中國當代文學學院獎、小說雙年獎。

第七屆華語文學傳媒獎年度小說家頒給長篇小說《推拿》的作者畢飛宇，但他卻因「個人原因」拒領，致使該獎項七年來第一次出現空缺。

<<推拿>>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